

四

律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頽助率重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揚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司馬長卿

亡是公听然而笑

善曰說文曰听笑貌也魚隱切曰楚則失

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

財幣所以述職也

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

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述其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

封疆畫界者

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

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

以杜絕淫放耳善曰小雅曰淫過也

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

真

郭璞曰私

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

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

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

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舉而適

足以粵君自損也

晉灼曰粵古賤字也善曰鄧析子曰因勢而發譽也

抵適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

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

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致言左尔雅曰至于鸛國為西極在

長安西故

丹水更其南

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折縣

入河水更

紫淵徑其北

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

湖在吳縣尚書 衍溢陂池 郭璞曰其形狀而

水於是乎蛟龍赤螭 文穎曰赤螭龍子為螭張

鱗鱗離 李奇曰周洛曰漸離魚名也張揖曰

其形狀未聞 鮪 郭璞曰鮪魚有文

似鮪鮪 鮪 一名曰黃頰鮪音善鮪音感

魚郭璞曰馬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鮪比目

魚也似鮪有四足聲如嬰兒 捷鱗掉尾振鱗

奮翼 郭璞曰捷舉也鱗背上鬣也善曰高唐

潛處乎深巖 郭璞曰隱 魚鼈謹聲萬物衆夥

善曰小雅 明月珠子的樂江靡 應劭曰靡也

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 張揖曰靡

也善曰說文曰均礫明珠光也 均礫與的

義同 蜀石黃磬水玉磊砢 張揖曰蜀石石次

碩石黃色水上水精也磊砢魁嶷貌也善曰

山海經曰常寔之山其上多水玉硬如窻切

可切 磷磷爛爛來色 澔汗 郭璞曰皆玉石符

皓音 藪積乎其中 鴻鵠鵠鴉駕鵠屬玉 張揖

大鴈也郭璞曰鵠鵠也屬玉 交精旋目 郭

似鴨而大長鳴赤目紫紺色者 煩鶩庸渠 郭

日頰鶩鴨屬也庸渠似鳧也 箴疵鵠盧 張揖

容淫以舟散渙夷陸司馬彪曰亭阜千里靡

不被築服虔曰阜澤也隄上十里一亭郭拵

以綠蕙被以江離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

蕙香草也糝以蘂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

楚辭注曰留夷香草布結綫郭璞曰結綫蔓攢戾莎司

翹曰戾莎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芑與

乞橐本射干郭璞曰橐本橐芟也方未切司

毘薑藁荷張揖曰毘薑子薑也歲持若蓀如

歲持闕若杜若郭璞曰蓀香草也鮮支黃礫

司馬彪曰鮮支支子蔣苧青嶺張揖曰蔣苧

郭璞曰布濩閔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閔

大也濩音護離靡廣衍善曰離靡離而邪靡

泉賦離力爾切應風披靡吐芳揚烈善曰烈

烈香氣盛也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璞曰射散也

菲音矜矜布寫掩菱司馬彪曰矜矜過也

布寫也郭璞曰香氣盛也矜矜也善曰說文曰

矜矜布也秘靜必第音義同說文曰掩韻香

氣奄藹也掩音奄必步必切第音勃於是乎周覽

同掩音奄必步必切第音勃於是乎周覽

文選卷第八

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亂視之無端察之無涯

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

有西陂池東陂池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

躍波張揖曰其苑南陽媛則盛冬十月草木

隆冬而不彫其獸則獮旄獯豸沈牛塵麋

郭璞曰獮旄似牛領有肉堆也音容張揖曰獮

鹿牛也其犬如牛而四節毛獮白豹羣牛黑

似鹿而大善曰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

牛一名沈赤首圜題窮奇象羣張揖曰題額也

狗食其音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澆水

揭河司馬彪曰揭舉衣也善其獸則麒麟角

端駒駮橐駝郭璞曰橐駝在鼻上中作弓

上有肉似橐蛩蛩驛駮於是乎離

也音美駮音次駮音提駮音羸同

宮別館彌山跨谷善曰鄭文周禮高廊四注

重坐曲閣司馬彪曰重坐曲閣閣道委曲也華

襍瑩璫輦道繩屬頭也如淳曰輦道閣道也

司馬彪曰繩屬連屬也張揖曰輦道閣道也

宿善曰曲屋步闌郭璞曰中途樓閣間陸道司

馬彪曰中宿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如淳曰峻乃至其上

曰平此山以作堂者也重累巖突洞房郭璞曰言而成之故曰增成峻子公切

於巖突底為室潛通臺順杳眇而無見仰攀上也善曰

獠而捫天善曰聲類曰楚辭曰遂倏忽而捫天

橫也善曰仰古舉字也捫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晉灼曰

拋於楯軒善曰宛虹流星之行疾次曰奔如淳曰善曰

監也司馬彪曰軒楯青龍蚺於東廡郭璞曰

下版也更上衡切孫炎爾雅注曰廡象輿婉大室前堂也

俾於西清張揖曰山出象傳瑞應車也西清者廂中清淨處也善曰

靈園張揖曰靈園衆仙之來靈園燕於間館張揖曰靈園衆仙之來

日閑讀郭璞曰倭佺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

屋南擔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郭璞曰

日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郭璞曰盤石振崖

李奇曰振整也以石整頓欽巖倚傾郭璞曰

貌也欽巖倚傾郭璞曰欽巖倚傾郭璞曰

刻也司馬彪曰嶸音提嶸音業玫瑰碧琳珊瑚叢

生善曰文已璿玉旁唐玢郭璞曰璿玉旁唐玢郭璞曰

宋玉笛賦曰其處磅塘千仞赤瑕駁郭璞曰赤瑕駁郭璞曰

雷其間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鼎

采琬琰和氏出焉司馬彪曰晁采玉名善曰

琬在於是乎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曰璧琬

盧橘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傳黃甘橙揆

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揆亦橘之類也奇

湊張揖曰揆小橘也出武陵善曰說文曰橙

也屬枇杷檠柿亭柰厚朴張揖曰批把似斛

山梨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檠檠支木也檠音煙朴安角切檠

日湯梅其實似殼子而櫻桃蒲陶善曰櫻桃

有核其味酸出江南也櫻桃蒲陶善曰櫻桃

賦部隱夫奠棣張揖曰棣實似櫻桃也奠於人切

計徒答迷離支張揖曰答迷離支大如雞子皮龕剥去

園施丘陵下平原司馬彪曰羊氏切揚翠葉杌紫

莖張揖曰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

鉅野郭璞曰言其光采沙棠櫟張揖曰沙

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

美者沙棠之實櫟似於葉冬不落應劭曰櫟

於音零採音諸華楓枹櫪張揖曰華皮可以

以爲香郭璞曰枹平仲木也留落胥邪仁頰

仙藥錄曰賓脚一名樓然仁頰即攢攬檀木

脚也胥邪并問已見南都賦樓音攢攬檀木

蘭名也攢音讒別豫章女貞木葉冬不落長

千仞大連抱司馬彪曰夸條直暢實葉後楸

郭璞曰夸張布也司馬攢立叢倚連卷攢

司馬彪曰攢也後音峻攢倚於綺切卷巨專

切攢力爾切攢音詭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

崔錯發凱郭璞曰崔錯交雜發亂潘矣也坑

衡間河郭璞曰坑衡徑直貌間河相扶持也

條扶疏落英幡纒善曰說文曰扶疏四布也

郭璞曰紛溶郭璞曰紛溶郭璞曰紛溶郭璞曰紛溶

阿那也郭璞曰溶音容郭璞曰溶音容郭璞曰溶音容

文綺郭璞曰溶音容郭璞曰溶音容郭璞曰溶音容

盖象金石之聲音簫之音善曰金石管已見

賦傑池庇虎張揖曰傑池張揖曰傑池張揖曰傑池

厚曰庇音此郭璞曰傑音差郭璞曰傑音差郭璞曰傑音差

輯與集同郭璞曰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

究之無窮於是乎玄媛素雌張揖曰雌張揖曰雌張揖曰雌

似母猴郭璞曰鼻而長尾郭璞曰鼻而長尾郭璞曰鼻而長尾

音鼠也郭璞曰毛紫赤色飛且生郭璞曰毛紫赤色飛且生

音誅善曰玄媛言媛之雄者玄色也郭璞曰素雌郭璞曰素雌

旗已見前皮軒後道游文類曰皮軒以虎皮

東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此為

謂前後相對為偶辭耳非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曰扈大也張

案鹵簿也文類曰九五校今言鼓嚴簿縱獵

者張揖曰言擊嚴鼓薄鹵簿之中也河江為陸泰

山為櫓郭璞曰因山谷遮樓車騎雷起殷天動

地郭璞曰殷猶震也善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浩浩喬喬綠陵流澤

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善日韓子曰

生貔豹搏豺狼韋昭曰生謂生取之也郭手

熊羆足壘羊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

青郭璞曰蒙鵑蘇也孟康曰鵑鵑尾也蘇折羽

却善曰蒙謂蒙覆而取之鵑以蘇縵白虎郭

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鵑音曷縵白虎

日縵謂絆絡之被班文善曰班文虎豹之皮

也善曰縵音袴

賁騎皆虎跨壘馬善曰跨謂凌三峻之危善

漢書音義曰陵止也郭璞下磧歷之坻張揖

三倉注曰三峻山在聞喜

歷不平也坻音遲下徑峻赴險越壑厲水郭璞曰厲以衣

渡推蜚廉弄獬豸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

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格

蝦蛤鎡猛氏孟康曰蝦音遐蛤音閣皆獸名郭璞

淺有光澤名猛氏蝦音遐蛤音閣羅驥裏射

封豕張揖曰驥裏馬大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

係取也工犬切左氏傳申箭不苟害解脰陷

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善曰

切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善

曰楚辭曰馳騁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

善曰部曲然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也

貌儵負遠去郭璞曰儵忽長逝也善曰曹流

離輕禽蹴履狡獸張揖曰飛鳥也晉灼曰輕小之禽

善曰張驥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兔捷音接軼

赤電遺光耀張揖曰妖氣為變怪游光之屬也皆追怪

物出宇宙張揖曰怪也弯蕃弱蒲白羽文穎曰

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引弓盡箭鏑為蒲以

白羽為箭故言白羽也善曰左氏傳衛子魚

通國語曰是素甲白羽之繁弱蕃與繁古字射游

鳥標蜚還張揖曰鳥惡鳥也故射之標梢也

璞曰鳥羊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鳥羊山

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

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為藝壹

鬚也殪音赴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游

而託乘凌驚風歷駭疾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

璞老子經注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

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者也

躡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

也道孔鸞俱鷄鷄郭璞曰道俱皆迫拂鬚鳥

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梢鳳凰捷鷄鷄揜

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鷖鳥西方之鳥也善曰方

焦朋張揖曰焦朋似鳳西方之鳥也善曰方

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

集乎北紘司馬彪曰消搖遊也張揖曰淮

之然曰委羽郭璞率乎直指郭璞曰率

反鄉郭璞曰忽慶石闕歷封忒過鳩鵲望露

寒郭璞曰蹠也音厥張揖曰此四觀武下

棠黎息宜春張揖曰棠黎宮名在雲陽東南

縣東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擢鷓牛首

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
 曰鄧通以擢船為黃頭即音義曰善擢船於
 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也登龍臺張揖曰
 韋昭曰權今棹也並直孝切觀名也在昆明池
 在豐水西掩細柳郭璞曰方言曰掩者息也
 北近渭也

觀士大夫之勤略司馬彪曰均獵者之所得
 獲郭璞曰平徒車之所躡轆轤郭璞曰徒步也
 其多少也

女展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善曰廣
 切

貌足與其窮極倦糺驚憚讐伏郭璞曰窮極
 也驚擇讐伏怖不動貌也糺不被創刃而死
 音刺譚丁易切讐之涉切

者他池藉藉也郭璞曰善交橫填阬蒲谷掩平

彌澤善曰賈雅曰於是乎游戲解怠置酒乎
 大野曰平曰於基高張樂乎膠葛之寓郭
 顯天之臺張揖曰顯天也

日言曠遠撞十石之鍾張揖曰十石立萬石
 深貌也

之虞十萬斤以俠鍾旁建翠華之旗樹靈
 張揖曰虞獸重百二

鼉之鼓張揖曰以翠羽為葆也以鼉奏陶唐
 皮為鼓也郭璞曰華葆也

氏之舞如淳曰舞咸他善曰尚書曰惟聽
 彼陶唐孔安國曰陶唐堯氏也

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
 其樂三人持半尾投足以歌入

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
 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
 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
 其事見呂氏春秋善曰呂氏春秋云葛天氏

之樂以歌八閩一曰載民二曰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閩為曲以民為氏以遂為育徹皆誤為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

為之蕩波郭璞曰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郭璞曰巴西閩中有渝水僚居其上皆剛勇好舞

蔡人謳舞也張揖曰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文

成顛歌文顛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

也顛與族居遮奏金鼓迭起張揖曰族聚也

徒結鑿鑿闔鞞洞心駭耳善曰鑿鑿音也

荆吳鄭荆吳鄭

之聲郭璞曰鄭衛之聲韶濩武

象之樂文顛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南人服象

為至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陰淫案衍之

音郭璞曰流沔曲駢郢續紛激楚結風李奇曰楚

今宜城縣也郭楚都也續紛舞也張揖曰楚

歌曲也文顛曰衛激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

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俳優

激結之急風為節也其樂促迅哀切也俳優

侏儒狄鞞之倡善曰三倉曰俳倡也優樂也

璞曰狄鞞西戍樂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

名也鞞丁奚切郭璞曰言靡曼美色張揖曰靡

靡爛漫於前恣所觀也

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是靡若夫青琴宓

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如淳曰宓妃

妃之徒伏羲氏女溺死洛遂為洛水之神

絕殊離俗郭璞曰無雙也離妖冶嫺都善曰字書曰

曰嫺雅也或作開靚粧刻飾便嬛綽約郭璞

綽約婉約也善曰莊子曰綽約若處子嬛音

音淨柔橈嫚嫚嫵媚嬌弱皆骨骸炙弱長豔

貌也纖弱弱顏也善曰埤蒼曰嫵媚悅也纖

弱謂容骸纖細柔弱也方言曰自閑而西九

於圓切無音武娥即織字曳獨蘭之綸綫眇

閻易以血削張揖曰獨蘭一爾之絲也閻易衣長

大貌也郭璞曰如刻畫作之也善便姍嬰胥與

曰綸音踰總音曳易弋示切切便芬芳漚

俗殊服郭璞曰衣服婆娑貌善曰便芬芳漚

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樂郭璞曰香

候侯切又曰鮮明貌也善曰楚辭曰美人皓

齒嫋以嫋又曰嫋昆宜笑娥眉曼樂音歷

長眉連娟微睇絲藐郭璞曰連娟言曲細也

全切睇大計色授魂與心愉於側張揖曰彼

切藐音龜也愉音踰於是酒中樂酣郭璞曰中半天子

芒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馬彪曰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善曰言聽政既

事而虛棄特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孔

子曰順天道也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苑圃中也恐後

業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墾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郭璞曰雉堦也

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切司馬彪曰

較貧窮補不足善曰蔡邕曰月令章句曰穀藏

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令也改制度郭璞曰變

天下為更始郭璞曰其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

乘法駕司馬彪曰建華旗鳴玉郭璞曰

義之塗 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論語

覽觀春秋之林 如淳曰春秋義理繁也射程首

兼騶虞 郭璞曰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為射節

也 弋玄鶴舞干戚 郭璞曰言古者舞玄鶴以為瑞

今弋取之而舞干戚也 尚書大傳曰舜樂歌

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公羊傳曰朱干玉戚以

舞大載雲罕狵群雅 張揖曰罕車也前九

小雅之材七十四人 大雅之材一十一人故

曰群雅也善曰先用雲罕以獵獸 今載之於

雅之士也悲伐檀 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

得善曰先用之 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先

切脩容乎禮園 郭璞曰禮所以整翺翺乎書

圃 郭璞曰尚書所以疏述易道郭璞曰脩察

放怪獸 張揖曰苑中奇獵登明堂坐清廟郭璞

堂者所以朝諸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記

月令曰天子居太廟太室鄭玄曰太廟太室

室中央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 善

得也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

化焘然興道而遷義 郭璞曰焘猶刑錯而不

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 善曰包咸論

彪也七故切司馬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

日馳騁勞神若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

郭璞曰精銳也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

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無務在獨樂不顧衆

庶善曰鄭玄毛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

仁者不繇也郭璞曰繇道也音由從此觀之齊楚之事

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園居九百是草

木不得懇辟而人無所食也善曰蒼頡篇曰

辟除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

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

自失郭璞曰愀然變色貌也村誘切善遂迷

通古字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善曰廣雅乃今

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并序揚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雄從

以為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堯舜夏殷周也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

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宮館臺榭沼池苑

園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

卷八十一

勸勵

常孟諷諫詩一首

張茂先勵志詩一首

第二十卷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一首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應德璉待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詩一首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

令賦詩一首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
今一首

范蔚宗樂游應詔一首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

令一首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

詔詩一首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一首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

詩一首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謝宣遠王撫軍度西陽集別作詩

一首

謝靈運隣里相送方山一首

泉臺為折中也章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曰善
昭曰制或為折也
七畧曰羽獵永始三年十
二月上校獵已見上文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為或人之意言古

之僕素而合禮者咸稱義農是則豈或謂後
代帝王彌加文飾而不合禮哉故論者答之

於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矣必同條而

共貫善曰論者惟自謂也言帝王文質各並時而得宜何必同條而共貫乎言必不

然也尚書大傳曰否不也漢書武帝則泰山
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

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

古之封禪泰山禪宗父者七十二是以創業垂
家帝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統者俱不見其爽迺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張

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曰
言創業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

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是非乎但文質遂作頌
不同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

曰麗哉神聖馭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嘗貴

正與天乎比崇善曰玄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祭鬯

月令章句曰玄黑也其堂尚玄莊子曰夫道
顯頊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齊桓魯不足使扶藪楚
帝王之德配天地

嚴未足以為駮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

大興善曰史記曰齊公小白立是為桓公又曰楚穆王卒子莊王立呂氏春秋咸

精記曰黃池之會重吳子勝薛夾穀魯衛駮

乘鄭氏曰阨僻陋小也王逸楚辭注曰嶠舉

音矯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善曰寥

也韋昭曰登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

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

烈陰萬物權輿於內祖落於外善曰爾雅曰

載禮曰孟春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

不周之制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

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

者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善曰

國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善曰閭闔已見上文

儲積共備戍卒夾道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

善曰延中陳車軒叢棘夷野草善曰杜預左

也禦自汧渭經營鄠鎬善曰孔安國尚書

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善曰章皇猶衍

流行也張晏曰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

出入也張晏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脊

也爾廼虎路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

殿門晉灼曰路音落落繫也服虔曰以竹虎

在內也善曰三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

日震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極至鴻濛沈

茫碣以崇山也善曰鴻濛沈茫木草廣大貌

表也鴻胡孔切濛莫孔切沈胡胡切茫音莽碣音揭也營合圍會然後

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

前也服虔曰白楊觀名也善曰三賁育之倫

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也

蒙有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苑曰

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育夏育也巳見

西京賦說文曰鏌邪大戟也鏌音莫邪弋奢

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壁之采善曰言畢

之邊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善曰朱

竿太常

之竿也周禮日月為太常王是太常穆天子

齊曰日月之旗也楚辭曰青雲為紛虹蜺為縹屬乎

攬彗星以為旗

崑崙之虛曰鄭玄夜服傳注曰雋連也爾雅

曰河出崑崙虛懸胡大渙若天星之羅浩如

切雋之欲切虛音墟

濤水之波也善曰濤水之星之羅言光明也濤濤與與

前後要遮善曰濤水之波言廣大也濤濤與與

孟康曰圍戰闔自障蔽如城門外女熒惑司

垣也善曰杜預左傳注曰候望敵者熒惑司

命天孤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命不祥天

曰熒惑主命禮記曰狼下有四星曰孤之問鮮布

陸離駢衍必路駢衍軍壘駢衍也晉灼曰必

蕭也善曰蕭音蕭必類一切徽車輕武鴻網繞獵徽疾貌

也音揮善曰廣雅曰武律也鴻網鴻網相連貌也

殷殷軫軫被陵緣岷窮變極遠者相與列乎音捷也

高原之上善曰殷軫盛貌也羽騎營營眈分善曰

殊事幸昭曰駢負羽也蘇林曰眈明也善曰

其明白分別各殊毛萇詩傳曰營營往來貌也分謂羽騎

滅者布乎青林之下孟康曰羈羈連屬貌也

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文宮善曰陽朝

陽明之朝

晁古字撞洪鍾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

同禮記曰龍六白虎載靈輿善曰輿車駕白虎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較蒙公先驅善曰

蒼曰從走貌也沈澗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

流澗澗從先勇切沈澗以求切澗音容戲音

毫飛庶雲師吸鼻瀟率鱗羅布烈攢以龍翰

善曰楚辭曰後飛庶使奔厲王逸曰飛庶風

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

蒼曰鼻喘息聲也瀟率吸鼻之貌鱗羅若鱗

之羅也贊以龍翰若龍翰之聚也鄭玄尚書

大傳注曰翰老之長大啾啾踏踏入西園切

者鼻音利切瀟音肅大啾啾踏踏入西園切

神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啾啾衆聲也秋

或為秋蹉蹉行貌楚辭曰啾啾鳴玉鶩之秋

也神光言名也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

中上林蹕蕙圃踐蘭唐賦善曰蕙圃已見子虛

唐中舉烽烈火戀者施技善曰戀者執方馳

千駟狡騎萬帥鄭玄毛詩箋曰方併也善曰

虎之陳從橫膠轄矣拉雷厲驥駢駘日服

音哮鄧長曰拉音臘善曰毛詩曰敢如馮虎

拉風聲也哮火交切轄音葛驥疋人切駢普

前切駘也洶洶旭旭天動地岨善曰洶洶旭

力垂切駘也洶洶旭旭天動地岨善曰洶洶

昭曰吸動貌也洶旭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

勇切吸吾合切也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

外善曰羨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善曰鄉

羨詩傳曰東西南北騁耆奔欲善曰言各隨

趣趨也地蒼豨跋犀犖蹶浮槩也應劭曰跋

音蒼也音蒼也地蒼豨跋犀犖蹶浮槩也應劭

頭也善曰廣雅曰地引也音他浮斲巨挺搏

斲巨挺搏

玄後韋昭曰新斬也側畧切服虔曰巨延獸

賦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木也善曰距

日距至也蹕天蟠娛澗間張晏曰蹕天蟠之

訓曰蹕踰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

也丑孝切及至獲夷之徒蹶松

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

打掌疾藜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曰蹶

藜獵蒙龍麟輕飛善曰蒙苑已見上文獲般

首帶脩蛇如淳曰履謂踐獲之也淮南子曰頭也善

長封豕鉤赤豹掣象羣善曰掣古牽字也蹕鬱阮

超唐陵如淳曰趾超踰也音義曰車騎雲會

登降闡諱善曰闡諱衆感

綴張晏曰旒幡綴旌也善曰綴亦旒也司馬

赤氣為幡綴木什山還漫若天外如淳曰還

為之曰旋也善曰宋玉大儲與乎大浦聊浪

乎字內服虔曰儲與相羊貌也浦水涯也善

與音餘浦音於是天清日晏善曰許慎淮南

之矣逢蒙列背羿氏控弦善曰吳越春秋曰

孤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皇車幽輅光純

於文曰凶奴名引弓曰控弦

天地服虔曰皇車若車也李奇曰絕緣繞也

善曰絕緣繞也

與曰絕緣繞也

曰上蘭觀在移圍徒陣浸淫楚部善曰部軍

毛長詩傳曰覺促也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善

隊徒內切壁壘天旋神扶電擊善曰言威之

行胡郎切擊也逢之則碎近之則破善曰六韜太公曰

十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高唐賦曰飛鳥

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地

騏驎皇善曰皇輕疾貌也蹈飛豹鬚喙陽善曰

即佛佛也善曰皇輕疾貌也追天寶出一方善曰天寶

上寶羅工太切善曰皇輕疾貌也追天寶出一方善曰天寶

日天寶雞善曰皇輕疾貌也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

雌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

然後得其雌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

陳倉人獵得獸若兔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

子曰此名為贊弗述亦語口彼二童

贊弗述逐二童子化為雉雄止陳倉沈沈溶

溶遙喙乎絃中晉灼曰口之上下名為喙言

舌於絃網之中也 善曰喙其畧切 三軍芒然窮穴闕與 孟康曰穴

行也 然止也言三軍之盛窮闕禽獸使不得

逸漏也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漏如浮日窮音穹兕者憐念也 晉灼曰闕與

容貌也如晉之意言三軍芒然憐倦容貌闕

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說也 芒音觀夫剽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 常昭曰躡音但善曰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善曰喙其畧切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孟康曰穴

耀青熒

善曰玉石玉之與石也李彤單行漢

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

應劭曰漢女鄭

也善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

交甫所逢二女

也高唐賦曰曾不可殫形也

玄鵞孔雀翡翠

其中噍噍尾鳴

善曰毛詩曰閑閑雉鳴又曰鳥鳴嚶

切說文曰昆同子由

鳧鷖振鷖上下砰磕聲若

雷霆

善曰言鳥飛上下起

乃使文身之技水

格鱗

服震曰文身越人

凌堅冰犯嚴淵探

巖排碕薄索蛟螭

善曰巖言可畏也巖岸則

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

踏獮獮據電鼉

注曰索求也巖口街切

郭璞曰

三倉解詁曰獮似狐青色居水中食

扶靈螭

魚服震曰音賓善曰廣雅曰據引也

扶靈螭

鄭玄曰扶音祛韋昭曰入洞穴出蒼梧

晉灼曰

法捧也服震曰蟻窟螭

日洞

穴禹穴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大

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潛行水底

無所不乘巨鱗騎京魚

善曰京魚大魚也字

浮彭蠡自有虞

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

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

善曰鄭玄毛詩

月珠蚌子珠為蚌所

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

與彭胥

鄭玄曰彭胥咸也晉灼曰胥伍子胥

遺制王逸曰設賢大夫自投水而於茲乎鴻

死必如已見上子胥已見吳都賦

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韋昭曰俄印也車有

日管子曰先生制軒冕足以章脩唐典匡雅

與忽同留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善曰

南方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

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禮曰

為舍人爾雅注曰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

也毛詩曰自被氏羗莫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

者也貉莫白切前入圍口後陳廬山孟康

于南群公常伯揚朱墨翟之徒善曰常伯侍

田賦揚朱墨翟取占賢以為喻列子曰揚朱

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

之隆何以侈茲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

也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

哉善曰東岳泰山也梁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張晏曰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

俞然也如淳曰三靈日月星也應也服虔曰發

受福流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

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

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善曰言以雲夢孟諸為

數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出于江

南之雲夢孟諸宋靈公尊以非章華是靈臺

田孟諸也非章華是靈臺善曰言以楚章

楚子成章華之臺罕祖離宮而輟觀游

往也希土事不飾木功不彫善曰晏子曰士事

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

上舉濟男女使莫違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也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恐貧窮者不徧被洋

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園弘仁惠

之虞善曰虞與馳弋乎神明之園覽觀乎群

臣之有亡其聖德觀其有無而加恩施

雉兔收且罟麋鹿藟堯與百姓共之

豐茂世之規善曰暢通也加勞三皇勗勤五

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善曰祗敬也

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

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善曰麗

鄭玄禮記注曰靡奢後也

文選卷第八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岐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

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駁獵

長楊賦一首 并序

揚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明年漢

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敘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

校獵是也七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

明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駁獵

長楊賦一首 并序

揚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明年漢

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敘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

校獵是也七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

明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年上疑班固誤也又七年無容元延二年校

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以網

為周陟李奇曰陟音陟縱會獸其中令胡

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令

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

籍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常昭曰

籍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翰筆也

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

民也仁霽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

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寢斜頽師古曰動不

也山海經曰崑崙之山西北六十里曰太華山

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

十切廣十里善曰採截薛而為弋紆南山以

為置頽師古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

文曰弋繫也又曰紆誼也羅千乘於林莽列

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陟錫成獲胡漢書音義

顏監曰蹕足蘇也善曰錫成獲胡言以禽獸

搃熊羆拖豪豬善曰搃拖已木擁

捨纍以為儲胥

顧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柵

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

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

善曰古今字話曰塵今勤字也爾雅

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

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

德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子思賦今樂

遠出以露威靈善曰露暴露也數搖動以罷車甲本

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簡康伯

茲耶善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

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陸子曰識其一不知

其善曰陸子曰識其一不知二治其內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

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善曰廣雅

客曰唯唯主

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竄鼠其民鑿齒之

善曰陸子曰識其一不知

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突厥封豕鑿齒皆為

人害矣獸類龜虎爪食人服愛曰鑿齒皆為

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

其人也昔灼曰鑿齒之徒豪俊彘沸雲擾群

黎為之不康善曰如麋之涕若雲之擾言亂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

順斗極運天關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

尚書傳曰奉天成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

之命維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

中候注曰順斗極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

率牛神一橫鉅海漂崑崙善曰橫變大海也

切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擗邑下將降旗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

飢不及餐善曰亂如蓬也鞮鑿生蟣介冑被

露汗善曰說文曰蟣介冑被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蓋也鞮蓋即兜

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

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道廼展

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善曰方言曰展申也

注曰規億載也帝業善曰杜預左氏七年

之聞而天下密也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

爾雅曰速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

字從高祖之風流也躬服節儉縹衣不弊

韋鞞不穿善曰言不穿不弊不更為也漢書

衣履革舄六韜曰堯衣履不弊大夏不居木

器無文善曰晏子曰上事於是後宮賤瑇瑁

而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疏亦賤也音祈却翡

翠之飾除雕琢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惡

屬糜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善曰廣雅抑止

絲竹晏衍之樂愔聞鄭衛幼眇之聲善曰禮

之器也衍邪聲也禮記曰鄭衛之音

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善曰春秋運斗

一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元命苞曰常其

後熏鬻作震東夷橫辟服虔曰熏鬻堯時一

云呂嘉最其國王立國人殺羗戎睚皆閩越

相亂善曰漢書曰立無諸為閩越王文曰武

帝建元四年尉陀南越邊邑遐氓為之不

王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

安中國蒙被其難辛昭曰氓音於是聖武勃

怒髮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迺命驃衛應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

青字仲卿為大將汾云沸渭雲合電發

汾音紛云音雲騰波流機駭蟲軼善曰爾

疾如奔星擊如震疾也疾與馳古字通也

霆碎輶輶破穹廬應劭曰輶輶匈奴車也音

精百二十步車或可寢腦沙幕髓余吾

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

膏水也通俗文曰骨中脂曰髓古髓字

蹠乎王庭孟康曰匈奴王庭善曰毆橐駝燒

煥張曼曰煥蠡乾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

切分勢單于磔裂屬國犁顏師古曰凡言屬

漢書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廣雅曰磔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

谷後鹵莽刊山石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

西方鹹地也鄭玄禮記注曰蹠屍輿斯係累老弱

服麥曰蹠尸踐尸也類師古曰死則蹠踐其尸破棺者輿而行如溲

日累也。吮齧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累，也。孟康曰：齧，音馬脊。皆創，齧善曰：如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鏃，所中皆為創。齧於馬者，孟氏以為首被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首鬣傷者，或予豫內未出其瘡，如舍然。或箭指其項，未拔，藜若鬣焉。孔安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吮，頭時項下皆稽顙。樹頷扶服，蟻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與。匍匐音義同。蟻伏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善曰：漢書曰：漢不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息，喘也。說文：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善曰：天

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為與師往討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郵以降，廣雅：靡節西征，羗焚東馳。服虔曰：焚日夷滅也。善曰：尚書曰：有夏莫不躋足，抗首請猷，厥珍。杖信節也。楚蒲北切。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遠也。絕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夏莫不躋足，抗首請猷，厥珍。先日方拊厥德。使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足也。音矯。舉。使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濫切。永仁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善曰：史記：子夏曰：邊三年之喪，卒金革，今朝廷純仁，導道顯義，并之事無避也。禮歟。

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日

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

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莖八

區入方也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善曰禮記曰天

之區也老儒矣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蜀父

者以為事周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善曰

日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故平不肆險安不

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故平不肆險安不

志危於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

慮廼時以有年出兵整與竦戍善曰言時不

日有年五穀皆熟為有年方言曰而振師五

秦之間相勸曰聳竦與傑占字通

柞習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簡

力校獸校武票禽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

校徒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迺萃然登南山

也票禽輕疾之禽也爪妙切

戰鳥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鳥

二百里其地暑熱莽平近川西厭月蝟東震

所入善曰廣雅曰蝟視也

日域羊傳注曰域首蜜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

日出之域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

此為國家之大務滯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

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

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

章句曰四平日陵爾雅曰禦禁也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

從者彷彿旣屬而還帝昭曰不暇稅駕文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

得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軻支輪木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

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為委軻如辰切彷彿或作髣髴旣占委字也屬之欲切

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也爾

雅曰烈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善曰三王業也

三驅是也已見上文尚使農不輟耰工不下

書帝曰益汝作朕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

機也善昭曰履所以覆種音憂顏監曰擊田器也

漢書郡食其日農婚姻以時男女莫遠善曰

夫釋未女工下機善曰

序日婚姻失時出愷悌行簡易善曰毛詩日

男女多違也禮師君子人

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矜

劬勞休力役善曰毛詩傳曰於濟也毛詩

日問興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日百

無奪農時文曰存恤問也春秋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

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磻之虞孟康日

鐘刻猛歌為之故其形碣而盛然也善曰

以奏樂獨一轄切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善曰

音轄鞀徒刀切善曰

日拈樂也為球上擊也右文隔為擊善日賈

文選卷九

九

求音求禱 酌允錄肴樂胥 張揖曰允信也錄

徒納切 尚酒神也樂以為肴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

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 善曰毛詩曰

蕭在廟又曰受天之祐 歌投頌吹合雅 張揖曰

爾雅曰祐福也音祐 投也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 張揖曰詩

子神所 勞矣 方將俟元符 晉灼曰元 以禱梁甫之

基增泰山之高 史記管子曰古者禱梁父善

加梁甫 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 張晏曰往

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五帝 豈徒欲遙覽浮觀

馳騁抗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

詡衆庶盛狄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善曰孔

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抗稻屬也聲類以為

抗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西渭之南又有

抗稻梨栗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疏踏馬且

芻說文曰美草薪也毛萇詩傳曰詡大也

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善曰莊

子南榮 迷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入十日

蓋黃帝時 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

我亦已獲其王侯 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客

能及也善曰體猶法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段而習練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夔注雉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

雉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味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忘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群飛樂羽翻之類或群感

飛賦序恣性也善曰七發曰游涉乎雲林

音端詩章句曰青靜也鷓鴣賦曰羽族之可貴聿米毛之奕麗兮有五色之名章帝述也

族之中米飾英麗莫過章也章曰羣英者雉果之日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羣英者雉果之日

名者聳聞之稱也一本厲耿介之專心兮參

雉豔之姱姿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參豐也

不群之性奮揚其雉豔之貌見敵必戰不容

他雜此之謂笑麗也參赤氏切姱苦瓜切善

曰薛君韓詩章句巡立陵以經略兮畫墳衍

而分畿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

間上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要以

一雉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也此以上言

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字曰天子經略
 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
 界圻與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詩四月也
 日春為青陽夏為未明楚辭靡木不滋無草
 不茂草木榮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楫以改舊然
 初生之莖曜其新輝滅然陳宿之向變其天
 舊色言新舊成茂也楫彫柯貌也所華切天
 決決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涓涓清新之色
 切善曰毛詩曰奕奕白雲毛萇曰奕奕白雲
 貌決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
 終為江河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鳴而朝鳴
 水流貌也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鳴而朝鳴
 漸漸含秀之貌也穀子曰麥秀漸漸鳴鳴
 聲也又云雉之朝鳴尚求其雌雉不得言

節者互文以舉雉雌皆鳴也此以上序躬箱籠
 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
 器箱方而密籠圓而疎盛媒器籠形者養鳥
 宜圓也箱密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辰景之
 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輦雉之奮逸思騁藝
 之肆志顏視箱籠詳察驍媒恣睢揭驕意願
 得也楚辭曰揭驕字作拮矯揭居築切睨音詣
 善曰楚辭曰意恣睢以拮矯王逸曰縱心肆
 志所意奮勁駁以角槎隣悍目以旁睨散脰
 頽高也奮勁駁以角槎隣悍目以旁睨散脰
 頽也槎斫也悍疾也隣視貌睨視也奮其堅
 勁之脛以利距邪斫隣其剛疾之目以旁視
 其敵也散苦交切槎下荷切隣力新切睨光
 力代切善曰曹植鬪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鷓

綺翼而輕過灼繡頸而袞背鸞文章貌也詩

如綺文輕則赤也過朏也灼盛貌也頸毛如

繡皆如袞章言五采備也輕勅呈切過都瓜

朏音陞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鬱暴

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

鳴思見野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

勢能怒爾乃擊場柱翳停僮葱翠擊者開除

代切倉人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

注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擊步何

切柱株更切善曰綠柏參差文翻鱗次蕭森

廣雅曰擊除也繁茂婉轉輕利翳上加水枝衣之以葉上則

利也網繆之稱東料灰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

民

小無別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

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以上序翳

於形飾厭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遊

媒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既

矣場往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希至原禽雉

也甘疲心於企想分倦日以寓

改曰原禽也視也企想維出專視草際心為之疲目為之倦

說文曰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王何調翰之

日得臣與萬目焉杜預曰寓寄也何調翰之

喬桀邈疇類而殊才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

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候扇舉而清叫野聞

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聲而應媒扇布也形如手中叫鳴也將欲媒

唯振布令有聲媒便清叫野雉聞

即應而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蹌而徐來褰開

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窻上視外麋其制

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

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

音亮蹌曰蹌走也銀搗朱冠之艷赫敷藻翰之

陪鯁雅曰搗舒也藻翰翰有華藻也搗物知

許力拖首葯綠素身拖黼繪方言曰葯纏也猶

也身葯素也黼繡也繪畫文青鞞苳糜丹臆

蘭絳則苳色青也言雉尾間青毛如苳草之

音曰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皆得意之形容

音走也鄭玄曰蹶行遷貌字林曰啄鳥食也

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班尾揚翹雙角特起

雄壯之勢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狀良遊呢啞

貌也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呢啞

引之規裏入可射之規內也呢啞其聲誘引於

角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可射之

之雉聞叱即驚竦身而立者也捧黃閒以密

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也捧黃閒以密

日說文曰殼張弓弩也屬謂注矢於弦也剛

野雉紛紜雞中秋然獲地而鳴引令來彼聆

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被野雉聞媒聲便

廣雅曰壤相接善曰形盈窓以美發紛首頰而臆

仰形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滿當於窓美取

類其意而發矢又曰既與媒戰形當翳窓發

壠墳大防今呼為塘也夷靡也頰弛也易脩

曰未易穉菽藜糝藿菁葦也謂勞豆之屬

長畝曰穉菽藜糝藿菁葦

野生也田既荒發雜草繁茂翳菁葦深概

貌拳蒲動切葦如隴切善曰孫子兵法曰林

木曰穉菽藜糝藿菁葦鳴雉振羽依于其冢冢山巔

曰山與曰冢言野之雉振其羽翼鳴摑降

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摑疾貌也言雉鳴

降下向敵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摑一本或

作摑摑尸豔切摑而專切善曰尚書曰降丘

宅瞻捷稜之傾掉意淦躍以振踊捷稜草莖

貌草莖傾動冀雉將出意淦躍踊暇出苗以

入場愈情駭而神悚暇漸出貌也楚辭曰暇

其所觀情神愈驚動望望鷹合而翳晶雉映

有而旋踵言雉出苗望諸處望然聞合唯翳

謂之映有翳鳥葦切善曰說文曰晶顯也漢

書公孫纒曰翳有低首呂氏春秋管仲曰車

不結執士不旋踵晶 倣余志之精銳擬音顛

而點項 中項也 顛頭也 倣音欣 亦有目不步

駮邪眺旁剔 剔目不步 體視與體寔也 邪眺旁

語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 驚無見自驚 驚音昧 字亦從昧 方言云昧俗

周環回復繚繞磐辟 皆回從往復不正之貌

舉者盤 奕翳旋把榮隨所歷 所執處也 把翳內

便也 善曰奕方結切 于中輟馥焉中鏘

才于止貌也 輟止也 鏘矢鏘也 馥中鏘聲也

才于亦切于五錄切 馥校遇切 善曰今本並

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若往 前刻重

齊傍哉疊翻 正嶺射也 刻割也 前刻重 若夫

多疑少決瞻劣心狷 狷性怯而多疑 瞻劣而

急也 古 內無固守出不交戰 內心也 固堅也

開意也 善曰管子曰民無耻外不可以應 來

若處子去如激電 處子處女也 莊周云藐姑

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答賓戲曰風賜

電闕問蠶葉慎歷乍見 蠶麥稍也 謂在麥田

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 問丑占切 於是筭分

銖商遠邇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

其遠近也揆懸刀騁絕技也一名機揆度

也等量可發而發故言騁絕技也善曰釋名

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也西京賦

曰妙材騁伎薛君韓如輓如軒不高不埤言

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輕如軒輕與輓同鄭玄

周禮注曰埤短也埤與庫古字通輓竹二切

埤貧當味值胷裂膝破紫射面也膝喉受食

美切當味值胷裂膝破紫射面也膝喉受食

破冢也字書曰味鳥口夷險殊地馴菴異變

也味竹秀切膝音素馴菴之吳不暇食夕不

地有平險之殊雉有馴菴之吳不暇食夕不

異隨變而應不可為一准也吳不暇食夕不

告勸言樂之者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頰於一

箭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

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醜夫為之改

之後夫子為一解頰而笑也醜夫為之改

貌憾妻為之釋怨妻所以愁恨者怨其夫之

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

妻釋忿者也憾胡閻切彼遊田之致獲咸

乘危以馳驚驚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騁

險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善曰言斯

禽最逸豫言禽來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則人

就巳故豫不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

驚故辨除人從清道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

也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

漢書贊曰馮參鞠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

射履方擇地而行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

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

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

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

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

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

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

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

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

永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舉音據善曰說文

與服志曰馬並以黃金為義髦掉以翟儀先

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榆翟闕翟儀禮

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鷩鷩左氏傳臧唐伯曰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

澤之實阜隸之事非君所若乃耽槃流道放

及又曹劌曰君舉必書所

心不移乃槃槃也善曰東京賦曰若忘其身恤

司其雄雌恤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虞樂

而無節端操或虧楚辭曰東京賦曰樂而無節

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老子曰馳騁畋獵

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

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

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

班叔皮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

祖况成帝特為越騎校尉父

推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

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

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

囂囂特據隴擁衆囂不禮彪

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

西就大將軍竇融勸歸光

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

奏誰作答云班彪也融知彪

有才舉茂才為徐令卒亦為

望都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灾

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

日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

也傾危 舊室滅以立墟兮曾不得乎少留

也 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遂奮袂以北

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 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淮南子曰奮袂執銳在 輕舉而遠遊 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

滅也楚辭曰願 之玄宮 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

宮觀故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

有焦穫郭璞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

也按玄宮皆地名在長 歷雲門而反顧

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 望通天之崇崇

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 書左馮羽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

領而遊目通天臺名已見上文 乘陵崗以

登降息郇郇之邑

漢書右扶風衙縣有郇 也

也按海郇同郇海郇同應劭曰左傳云畢原

豐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

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然則當在晉之境內

為郇叔又云文公滅郇也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毛詩序曰

閔周室之

險阨

呂氏

春秋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

波行葦牛羊勿踐履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

此百殃禍惡也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

故時會之變化今非天命之靡常言此乃時

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

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

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登赤須

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

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

渠為義溝鄯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

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

北地郡有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

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昭襄王冊楚人

姓李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

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

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紛吾

左氏傳注曰狡猾也赫怒已見上注

去此舊都今駮遲遲以歷茲杜預左氏傳注

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脩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

泥奴切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帝傷

李夫人賦曰釋余馬於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彭原也是也

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日晡晡其將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日晡晡其將

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楚辭曰日晡晡其將

來切毛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寤曠怨之傷情

今哀詩人之歎時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

雅男女怨曠廣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

漫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曰路劇蒙公之

疲民兮為疆秦乎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

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疆秦之恭虐兮捨高亥之

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

厚固而繕藩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為

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

繕脩也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讐何夫

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生殘史記曰趙高

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

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

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登郭隧而遙

地疎哉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

望兮聊須臾以婆娑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

一障間說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

從火古字通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

隧其義並同隧或為墜說文曰墜古文也字

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及婆娑

容與之貌也毛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

詩曰市也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

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尚書曰

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從聖文之克讓兮

有朝那孫姚察曰卬姓段

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

尉佗聖文文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

尉佗之幣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佗自

立為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

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姓趙氏為

南海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為龍

川令使南越王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

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史記曰吳

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文時稍失

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

朝其謀亦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

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遠豈如疆秦繕藩而禦

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宜

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

王道蕩蕩蕩蕩猶向時也

齊高平而周覽望

山谷之嗟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野蕭條以

莽蕩迥千里而無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

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

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

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

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

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

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

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

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

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

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

初賦曰迥百風疾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

波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山水之溝

命曰谷水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

實實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楚辭曰

杳王逸曰杳杳深冥貌也說文曰皚皚霜雪

白之貌也牛哀切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

皚皚皚皚鴈離邕以群翔兮鵙雞鳴以濟濟

露之隆霜鴈離邕以群翔兮鵙雞鳴以濟濟

朝暫而悲鳴齊衆聲也音皆遊子悲其故

鄉兮心愴悵以傷懷漢書高祖曰捨愴悵恨悲也恨

力上切毛詩曰嘯歌傷撫長劔而慨息泣漣

懷蒼頡篇曰懷抱也丁朱怒撫劔從之說

落而霑衣左氏傳曰晉丁朱怒撫劔從之說

下下詩曰浹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此貽又曰氣於邑

而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語桓公問

於史伯曰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

度陰曠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侯時而須臾日

計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爾雅曰

宋哀春秋緯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亂

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愬亦訴字亂

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

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達人從事有儀則

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

居今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無不

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東征賦大家集曰子毅為陳留長大家

洛至陳留述

曹大家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

字惠姬年十四嫁世叔和帝歎召

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惟是也東

和帝年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禮

號永初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

也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左氏傳

比曰莫教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

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

云帝嘗所都後為西亳即古之易亭遂去故

而就新兮忘愴恨而懷悲楚辭曰愴怆憤恨

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毛詩曰明

日行道遲遲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

非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諒不登櫟

而椽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登櫟椽蠡謂上

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

古登櫟而椽蠡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足乎禮

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巢韓子曰上古

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

人作構木為巢以群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氏

食果菰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

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採

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蠃蚌之

肉陳思王遷都賦曰隳乾元之兆域兮本入

物乎上世紛混池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椽

蠡望而食蔬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言蓋

出於此也尸子曰知生曰琢胎生曰乳豕與

深蠡與蠶古字通蠡力弋切蠶力兮切蚌浦

講功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仕有言陳力就列

不能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論語

從衆就列已見上注墨子曰貧尊通衢之大

道兮求捷徑欲從誰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

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忽

魂薛君曰魂神也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

之多艱史記曰秦莊襄王城東西周徐廣曰

平陸偃師鞏緱氏漢書河南郡有鞏望河洛

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郭璞曰山海經注

鞏縣入河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

臯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

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滎陽

孫應劭曰卷故魏國今魏亭是也卷丘圓切食原武之息足宿陽

武之桑間漢書河南郡有武縣涉封丘而踐路兮

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狄於長丘

史記曰紂醢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

而有焉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遂進道而

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陳留郡

有平丘縣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

亂之無道兮乃罔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慎終追遠

史記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聞之以為張

魯之陽虎虎掌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特

容與而又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容與以微動

漢書門卒謂韓延壽曰明府也到長垣之境界

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之丘墟

兮生荆棘之榛榛丘墟已見上文漢書伍惕

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

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陽寤覺而無

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在匡城蒲鄉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遠氏在城之東南兮

民亦尚其立墳長垣縣有蘧邨有蘧伯玉冢

廣雅曰墳高也春秋唯令德為不朽今身既

沒而名存太上詩曰顯顯令德此之謂不朽論語曰

文王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老子

既沒不尊道而貴德尹文子曰親疏係吳札稱多

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左氏傳曰吳季札適

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左氏傳曰蘧瑗史狗史繡

公于荆公叔發謂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後

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衛世家

曰侯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

君至君角秦二世世察為庶人衛絕祀孫卿子

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渝乎漢書劉

向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陵沲也知性命

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論語子夏曰死生有

子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命也見上文禮記子

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命也見上文禮記子

力行近乎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

與人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

兮精誠通於明神直神之聽之介尔景福又

曰求福不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庶靈祗

也文子曰精誠通於形動氣於天

之鑒照兮祐真良而輔信楚辭曰祐真良與明智亂曰

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子揚

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論語曰穎淵季路侍子曰蓋各言尔志先君行

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謂鬼也

此征賦也論語頽淵曰貴賤貧富不可求兮也

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

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脩

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

上注敬慎無怠思噉約兮清静少欲日縱

師公綽兮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

兼音義同苦蕪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未

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

弋人子曰若公綽之不

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

物山

潘安仁

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行後

之感而作此賦岳家
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許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

歷推之元康一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

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

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

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疑星所歷因

數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星誤也鄭

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

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

津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

丙丁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

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

曰一歲日月十二月之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

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潘子憑軾西征

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馮衍揚節賦曰馮

自京徂秦子耕於鄴山之阿憲軾已見魏都

賦爾雅曰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

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喟然

寥廓忽恍未分之貌也鳴鳥賦曰寥廓忽荒

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

一奇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

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

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

物山

潘安仁

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行後

之感而作此賦岳家
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許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

歷推之元康一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

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

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

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疑星所歷因

數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星誤也鄭

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

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

津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

丙丁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

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

曰一歲日月十二月之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

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潘子憑軾西征

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馮衍揚節賦曰馮

自京徂秦子耕於鄴山之阿憲軾已見魏都

賦爾雅曰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

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喟然

寥廓忽恍未分之貌也鳴鳥賦曰寥廓忽荒

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

一奇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

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

物山

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周易曰天地

聖人之大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

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東征賦曰脩短之運

也班固覽海賦曰運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

之脩短不豫期也之陋質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

也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書曰岳弱

冠辟大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於大夫以

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東招我以

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

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

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

道佐士師而三黜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

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

事人焉往而直道而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

於四海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

王登遐尚書曰帝乃祖落三載亡海遇天子

寢於諒闇百官聽於豕宰臧榮緒晉書惠紀

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于實晉紀曰揚駿為太傅百官摠已

官摠已以聽於家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

其猶殆

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日之

負荷爾雅

曰殆危也 窺七貴於漢庭講一

姓之或在

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

後而悉全

決不盡敗 講亦疇字也 爾雅曰疇誰也 無危明以安位

祇居逼以

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

天

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 祇為逼主以示

順

然後能守危 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 周易

曰危者安

其位者也 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

以繆章患

過辟之未遠 言孔濂有知微知章

人

自婦孔隨時以行藏 濂與國而舒卷苟蔽微

故患此過

常之辟未遠其身也 周易曰隨時

之義大矣

哉 論語子謂顏淵曰君之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 又曰君子哉濂伯

玉邦有首

則仕邦無首可卷而懷之 周易注

曰君子知

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 爾雅曰

辟罪未遠

不離其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

不反

之士往而不能反 陋吾人之拘攣飄

萍浮而蓬

轉 言已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

寔非謝承

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

萍浮南北

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駭蓬轉因

會

察位偶其隆替名節灌以隳落危素郊

之累殼甚

玄鷲之巢 希心戰懼以兢悚如臨

深而履薄說文曰備壞貌七罪切深亦

氏傳吳公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

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揚駿府主簿駿匪擇

木以棲集數林焚而鳥存爾雅曰數寡也賦

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

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

坤天地也張超宣丘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

大人者與天地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溼恩

地合其德地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溼恩

如秋霜漢書注曰地寒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

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

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荆簫賦曰象聖

主之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

溼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書緯注

日甄表也苑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

修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

成私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謂末班

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牧疲人於

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

夏之不綱戰國策曰薛人立去魯而顧歎季

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

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疾聖達之幽情

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進進乎其行也漢書

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慨傷懷泣

文選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卷第一

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知匹夫

之安土逸投身於鎬京元帝詔曰安土重遷

黎人之世毛詩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

庭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之戀眷鞏洛而掩

涕思纏絲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

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升與任

淳曰榮冢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

駕西周平樂館名也鄆善長水經注曰梓澤

廣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厲

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

之上稅馬而救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遠矣

李軌曰稅舍也失統切西周見下注解

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

辭化流岐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

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

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

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

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濟至於坡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

國於邠後古公為我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

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與商同旋救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

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

曰馭遲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

與商同旋救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

曰馭遲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

與商同旋救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

曰馭遲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

與商同旋救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夜申旦而不寐

競強也能執強道者惟武王爾申旦而不寐史記

不寐周公旦曰為不寐王惟泰山其猶危

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危故能載祀八百猶

祀八百而餘慶尚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

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

策呂不韋曰周九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鑒亡王之驕淫窳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

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

漢尚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拖坐積薪而待

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

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也

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

比於日言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迫謂人

去復來也安允異情故曰乖舛也俞巴蜀

式王與桀也安允異情故曰乖舛也俞巴蜀

爾雅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也

協韻為呼噴切今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

營築既定禹于郊鄩遂鑿龜而啓繇成王欲

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

文選卷一

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

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

尚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

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

周九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

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

漢尚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

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

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

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

比於日言人度量之乖舛何相

去復來也安允異情故曰乖舛

爾雅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協韻為呼噴切今考土中于斯

營築既定禹于郊鄩遂鑿龜而

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

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

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

辭也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

夜申旦而不寐

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

尚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

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

周九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

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

漢尚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

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

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

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

比於日言人度量之乖舛何相

去復來也安允異情故曰乖舛

爾雅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協韻為呼噴切今考土中于斯

營築既定禹于郊鄩遂鑿龜而

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

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

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

辭也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

之東遷晉鄭馬依杜預左氏傳

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樂帥師
納王子朝奔楚王入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
王曰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也爾雅曰至也
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至也
呼乞切焉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
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曰構禍毛義曰
構成也左氏傳補彪矣踰十葉以逮赧郭分
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赧郭分
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
曰崇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
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崩子威烈王
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
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
崩子煇王立崩子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
赧徙都西周惠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
威公立卒于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
王號東周惠公秦於襄王威東西周爾雅曰

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
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曰我
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澡孝水而濯纓嘉
神吾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澡孝水而濯纓嘉
美名之在茲河漑南郡鄴元曰在河南城西十
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夫赤子於新
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夫赤子於新
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
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
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
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
雅曰天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也倚
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
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列公
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

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戰國策以吳為吾為吾也

於中塗霍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還卒

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既長思而懷古楚辭曰覽騏驎而下節杜預左氏傳

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

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

敗亥下至烏江自刎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沈薛君曰回邪辭也老子曰其事

好還經澗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

懸舞賦曰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

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戰國策楚王曰

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昔城借一杜預曰五百年必有一王者與其間必有命世

者廣雅曰命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

東瑟之偏鼓提西岳而接刃奪十城之虛壽

奄咸陽以取雋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

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

以頸血踐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曰請得皆糜秦王不憚為一擊岳秦之群臣請以趙

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蓋

謂之也 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出申
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馮自取椎馮也

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

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渑池史記曰秦王使

池咆勃怒貌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

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

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見廉頗

引車避匿苟悅申簽曰高祖中威於秦項宋

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四體

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

不動尸子曰徐偃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去之

王有筋而無骨也智勇相

忿恚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相

促方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庶頗雖以一日之

促方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庶頗雖以一日之

促方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庶頗雖以一日之

促方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庶頗雖以一日之

促方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庶頗雖以一日之

促方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庶頗雖以一日之

促方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庶頗雖以一日之

促方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庶頗雖以一日之

史記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說後漢書

陳蕃曰鄙去之萌復存子心戰國當光武之

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

於回谿不充青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

漢記

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

上命諸將士屯渑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

谿反其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勞異

曰垂翅回谿奮翼東觀漢記

子蒙塵于外東郡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

曰其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肯

朱其首以相識別由是魏曰赤眉尚書曰奉

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青掩大德西

京賦曰遊鵠高翬薛綜曰建佐命之元勳振

羣飛也揮與羣古字通

史記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說後漢書

陳蕃曰鄙去之萌復存子心戰國當光武之

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

於回谿不充青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

漢記

皇綱而更維

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靡

猶連也登嶠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

周道威

夷薛君曰威夷險皐訖墳於南陵文違風於

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纒以授戈魯隻輪

之不反縶三帥以濟河

孟氏傳曰秦穆公召

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

也必於散散有三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

收爾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問余

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

于殺請三帥公許之北視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

于殺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主之矜復殆

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耻豈虛名之可

立良致霸其有以

言若值庸主矜而復諫殆

好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庸

常也鄭曰復諫違卜社預曰復矣也論語子服

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進退豈

不緯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發孟明

戰于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

及也然晉人不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

曰其名不其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辭

也鄭玄曰必以有功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

德也卒或為雜非也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

及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與德不建而民無援

仲雍之祀忽諸或謂石者如傳漢書注曰相

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

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

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

後晉舉虞荀息率馬操壁而前曰壁猶是馬

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

未可與央良左氏傳曰滅文仲闢六與蓼滅

曰臯陶庶堅不祀忽諸德之不達人之無援

哀哉林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

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我祖安陽言陟陝郭行乎漫瀆之口憩於曹

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鄆善長水經注

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

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

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美哉邈乎茲土之舊

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

關雎騶虞應乎鵲巢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

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公南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

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

乘之盛尊降造思於征後顧請旋於僊沈既
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

魏古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
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熋洛陽宮
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於李儼郭沈檀朝
政僊質天子於管儼將揚奉董承以天子還洛
天子乃得出至新豐相與造及天子於弘農
陽僊沈海遣天子復相與造及天子於弘農
之曹陽大戰奎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刻
狄利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離折已見上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
謂楚曰寡君使群臣滌除大國之迹於鄭淮南
子曰雖有威尊之痛百察之勤王咸畢力以
親為乘已見上文

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寒裳

以拔岸或據袂以赴水傷梓楫之偏小楫舟

中而相指百官上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

喪擊僊而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
以請僊而帝不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

後漢書獻帝不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
船亡人刃櫟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

原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
臣曰方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

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曰洞胷
達腋體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

又曰襲袂而與左氏傳曰晉中升曲沃而惆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悵惜兆亂而况替技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

禍結左氏傳曰晉摯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
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

文選卷一

生命之曰成師始兆亂矣况其奢乎復封桓叔曰仇弟
曰成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
以師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
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侯然孝侯翼侯仇
曲沃武公伐翼獲襄侯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
莊伯武公指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
在河東聞喜縣鄆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
使魯嘉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
彼曲沃而得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字曰
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字曰
未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技大而末披左氏傳
股不折必披或云技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
伯曰大都偶滅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
國亂之本也

何莊武之無耻徒利開而義閉

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

小義曹君若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曹人
成曹君若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以
咎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
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
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諸
略則義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
侯之勇怯筭羸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函
山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
也或開關以延敵競遯逃以奔竄言其利也
諸侯以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有禁
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而不敵進之戰國策
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范曄謂秦王曰秦

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

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
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樂閑而不
言然樂亦閑連雞互而不接小國合而成大
也繁臣隆功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
子曰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
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
之不能俱止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
樓亦明矣止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
言峭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閉門
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
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不
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
交而天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
下無邦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出應劭漢書注
曰在蜀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以故關為厭紫極之閑敵甘微行以遊盤長
弘農縣也

傲賓於拍谷妻觀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
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宮以象之
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豈以閑敵蒼頡篇
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
常至拍谷夜後亭長不納乃宿逆旅
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
人姬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
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
大夫醉姬自縛其夫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
殺雞作食平旦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
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昔明王之巡幸固清
為羽林郎疇訓也夫昔明王之巡幸固清
道而後往惧銜繫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觀
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
道而後行猶時有樹繫之變漢書音義張揖

曰街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繁駢馬口中長

曰徒峻也毛詩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

輕帝重于天下矣斯漸之可長京賦帝重帝

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弔戾園於湖

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

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

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

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漢書曰矣太子據與

起充遂至太子宮攝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

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歆戰兵敗東至湖

幸邑乃自縊而死田千秋訟太子寃上憐太子無

事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

尚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

待之愛幽通賦曰雖履醢其何補紛吾既邁

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

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

茲爾雅曰蕩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次太

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

武或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

發閱鄉而警策想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

崖觀高掌之遺跡

漢書湖縣名今號州閣卿

建應詔詩曰際夫

賦注曰怨向也

戎之也薛綜西京

賦注曰怨向也

字通歌帝春秋曰

與平二年十一月

駕東行到黃巷亭

與平二年十一月

自開比東流水則

自坂謂之黃巷坂

京賦曰澶水在華

巨靈鼉眉憶江使

高堂遠躋以流二

曲閣音聞憶江使

告亡期於祖龍

史記曰秦始皇帝

野有持與使者望

日為我遺鏹池君

明年相龍死置壁

而去忽不見始皇

璧乃二十八八年

所沈璧也蘇林

日祖始也龍人君

之象謂始皇也

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

論語曰子不愠

語各力亂神

不語怪

之大慙阻閔谷以稱亂

何晏論語注曰

年閔中諸將馬超

魏志曰建安十

書曰元惡大慙北

安國曰稱舉也

傳注曰阻持也閔

谷潼關函谷也

以震震奉義辭以伐叛

彼雖衆其焉用故

勝於廟筭

魏志曰曹公西征

傳隨武子曰伐叛

刑也尚書曰奉辭

雖因敵而制勝又

曰夫未戰而廟勝

多者也漢書揚雄

即趙充國圖畫而

制勝

而水泮超遂遁

而奔狄甲卒化為京

觀

字書曰評大也

魏

志曰韓遂馬超走

京

州楚辭曰揚梓兮附鼓左氏傳曰援抱而鼓

說文曰抱鼓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

得道之也呼鼓不振塵即玄札記注曰振動也

天下尾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耳解吳

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

衆故滿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焉解淮南子

曰水洋洋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

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倦狹路之迫隘

土其上謂之京觀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執躋躡以低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也踏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

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日粵踏秦郊

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北篤論都賦曰沃

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

賦曰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蕭那界襄

賦曰標紛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

斜右濱沂隴已見上文寶雞前鳴甘泉後

涌寶雞甘泉並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連嶓冢此賦下文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

辭曰臨沅湖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象深湯

并温湯也雍州圖曰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

即温泉也雍州圖曰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

温泉在藍田縣界

曲毛長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蒲黃

陽縣東南三十里今名周氏浸央節白之渠

波波南一里漢有蘭池宮

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為

郡賦曰尾溝大漕控林茂有鄆之竹山擬籃

引淮湖與海通波也

田之玉並已見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

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

虛也可不謂然乎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

霜之後凋老子曰入鄆都而抵掌義相友之

國家昏亂有貞臣

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

於司徒縉衣弊而改為史記曰鄭桓公友者

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先立其子

為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

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

塗炭毛詩序曰縉衣義武公也父子並為周

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縉衣獲大戎之侵地疾

之宜兮弊手又改為分

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嬖衰以縱慝

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

為亡國史記宣王崩于幽王宮淫立幽王嬖

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火遂大鼓有寇至

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

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大戎共攻幽王

出王舉烽火申侯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厲邪也國語里華

曰厲流于豷豷城于戲毛詩曰赫赫又有繼

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城呼滅切

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

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

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

日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理工

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

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擲自

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

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衆哉尚善考靈

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

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語曰行無禮必

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謂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

自及此非其効與

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易曰

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德可大

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觀夫漢

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

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

漢書班固高祖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乃

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賞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

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黃雅曰款誠也說苑死晏子謂景公曰今

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率土且弗遺而况於隣里乎况

於鄉土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製造新邑

故社易置扮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雜

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闕中思慕

鄉里高祖徙豐沛晉兒酤酒糞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

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之漢書曰高祖擣豐

扮榆社張晏曰扮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

本胡籍舍怒於鴻門沛跼躄而來王范謀室

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搦白刃以萬舞危冬

葉之待霜獲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漢書

日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餐上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

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

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

項莊曰汝入以劍擊沛公羽擊沛公殺之不起翼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

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尚書

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構挺也力刃切周易曰獲虎尾不噬人亨鄭玄注本為

也音誓 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揚漢書
 會聞事急乃待猶撞入項羽目之間之為誰
 張良曰沛公參乘樊會項羽曰壯士賜之卮
 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
 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待卮酒乎又谷求上
 疏曰資命之臣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
 駭增慙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褚
 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
 不変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
 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
 屬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
 日不遷怒又曰何傷乎 嬰胷組於軹塗投素
 車而肉袒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

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踈飲餞於東
 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踈廣字仲翁為太
 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踈廣字仲翁為太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
 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
 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
 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
 舍枝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 金
 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西
 墉鬱其萬雉峻峭以繩直西京賦曰橫西
 都賦曰建金城而萬雉峻峭謂接 庚飲馬之陽
 嶂峻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 庚飲馬之陽
 橋踐宣平之清闕爾雅曰庚至也長安圖曰
 侯嬰家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
 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

華而且都中雜選戶千人憶華夷士女駢闐

清也通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勵疲鈍

以臨朝最自強而不息長安舊都故曰名京

蒞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昂勉也周易曰君子

以自彊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

不息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楚省農功周行廬

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塵管庫

最於城隅者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最於

在城隅者百不處一漢書劉向上疏曰

項籍潘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

謂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

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也鄭司農

周禮注曰壘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

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最聚貌

也藏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所謂尚冠脩成

鏡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

亡其處而有其名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

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

液凌建章縈馭娑而款駘盪輔朽詣而轅承

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驚雉雒於

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

之芒芒

魏都賦尚書曰予思日孜孜見洪鍾頌

於毀廟乘風發而弗縣

史游急就章曰乘

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

本名禁漢書注曰

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

敗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

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

霸城大道南銅懷夫蕭曹魏邠之相並已見

人即金狄也

辛李衛霍之將 漢書曰辛慶忌字子貞為左

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

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衛霍已見 衛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漢

長楊賦

孫寶衛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

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與屬國又曰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

張騫漢中人也以即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

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軍得博望侯 教敷而彝倫叙兵舉而皇威

暢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臨危而智勇奮投

命而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

懼千人社預左氏傳注曰投棄暨乎稔侯之

忠孝淳深 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

拜為侍中駙馬都尉何羅從外入日彈奏廁心動立入

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彈奏廁心動立入

文選第一卷

十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坐內戶下何羅反得禽縛之
 羅乎曰何羅反得禽縛之
 為院侯陸賈之優游宴喜
 音妬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
 中大夫有安車駟馬從歌鼓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
 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
 以妓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
 賓黻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善既多長卿淵雲之文子長
 受祉淵揚子雲也史記曰司
 王史子淵揚子雲也史記曰
 太史令修史記歷黃帝以來
 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
 疾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
 列女傳新亭訟苑又曰劉歆
 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畧
 趙張三王之尹

京定國釋之之聽理
 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高河東
 人兆尹抱鼓稀嗚市無偷盜
 京兆尹趙廣漢字子高河東
 尹事旬月也為諫大夫守京
 貢事旬月也為諫大夫守京
 人兆尹抱鼓稀嗚市無偷盜
 為京兆尹趙廣漢字子高河
 故京師捕曰趙廣漢字子高
 國字曼倩東海人也趙張後
 在哀繇寡罪疑惟輕朝廷尉
 字子季南陽人疑惟輕朝廷
 議平乃結為親友也汲長孺
 繇此天下稱之也汲長孺之
 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
 為大司農每朝候上惟恐後
 者聞人之善進之上惟恐後

之正直鄭當
時之推賢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

才子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

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

曰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

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飛翠綉

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禮記注曰

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鄭玄禮記注曰

書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詩上或

被髮左衽奮迅泥滓謂曰彈也論語曰吾其

甲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喜奮迅行伍

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

曰也或從容傳會望表知稟謂陸賈也班固

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或著顯

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稟

績而嬰時戮謂廣漢也或有六才而無貴仕謂

誼之皆楊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

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胡廣曰蓬鴻德流

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

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

漢書曰鄧騭龍靈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

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

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

補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曾之屬也張湛列

子注曰隸猶群輩也一云徒隸無耻之心乎

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

高誘曰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

不其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

然乎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長發

莽取其殺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

東京賦曰巨猾間豐漢書曰梟揖不疑於北闕軾

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揖不疑字曼情勃海人

樛里於武庫也漢書曰為不疑字曼情勃海人

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干

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

昔廁憤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謂

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入

也後送詔獄史記曰樛里子者名疾秦惠王

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

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酒池

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

漢書曰武帝設

語注曰鑒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

時積習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

秋曰讓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曲陽僭於白

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曲陽侯五

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

洞門高扉有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

襄決高都連意外社上山斬臺象西白虎毛

詩序曰遊命有始而必終執長生而久視

蕩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執長生而久視

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武雄

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

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

軍乘大骨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伴造

神仙帝沈弱之其雄才大畧亦何在也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淮南子曰大丈夫

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爆鱗豁於漫

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

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致却

筠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

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咸辛勒東岳以虛美

班固漢書西成贊曰孝武之時感筠鸞印竹

東方謂日甲乙之帳臣瓚曰興造甲乙之

為功中岳續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

日勅功中岳續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

認日遠遣吏上壽盛稱起長懷以遐念若循

環之無賜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

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而

子虛賦曰飛截垂鬚扶輿猗靡較音校壯當

熊之忠勇深辭鞏之明智儀上幸虎園闢歌

人走驚懼何敢當熊健好對曰猛獸得人而

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

宿敬重焉傳昭儀等皆熱又曰成帝遊於後
 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
 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
 良與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漢武故
 明智夫得幸願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
 母曰音有仍氏生女黷黑而甚美光可以鑑
 廣雅曰鑑照也荀悅漢紀曰咸善立而聲流
 趙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體輕曰成善立而聲流
 亦寵極而禍侈緣廢自裁故曰禍侈律便門
 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
 傳注曰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
 命以忘身明戊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乘輿之尊嚴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
 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也掩與倫同
 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人邊遣宗正劉
 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
 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
 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
 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曰將軍約
 門壁門士謂將軍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
 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
 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畏致
 果為教軍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畏
 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說文
 曰擅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

至貴倍也杜預左索社郵其馬在云孝里之

前號憫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

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

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劔以刎首嗟

主閭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

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

有白起墓憫猶周周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

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

事奉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

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

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

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

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

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

使者賜之劔自殺昭王昭襄王也願筭已見

上文尚書曰率顧衆感出矢言何休公羊注

曰州割也孫卿子曰主閭於上臣詐於下俱

善之道杜薦吊比干文曰閭主之在上豈忠

諫之是謀西京賦曰林籠之饒于何不有

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

基裁峻岷蛇以隱嶙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

闕緬盡貌也仁術切岷蛇類貌也司馬相想

如哀二世曰登岷蛇之長岷隱嶙絕起貌想

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史記曰秦王得

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

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意

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以璧俱

乃辭謝也劉親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

史記曰荆軻執燕督亢之地圖窮匕首見

其匕首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筑聲厲而高

奮狙潛鉉以脫臚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

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

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

鉉矐筑中舉筑擊秦王中臚秦王病瘡死蒼頡

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臚秦王病瘡死蒼頡

篇曰狙狝也音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臚蓋

者脫去人之臚也音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臚蓋

釋音各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懲尚書

一音格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懲尚書

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紀

論曰周勃狼狽失據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

塊然囚執狽音貝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

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

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

之法刑奔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

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

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

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

劔以自殺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

曰苛煩也鄭玄周禮儒林填於坑詩書煬

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儒林填於坑詩書煬

而為烟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去始

幸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

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

請守尉雜燒之廣雅曰奔坑也才靜切郭璞

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煬余亮切

齊見朝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
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
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紆
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
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
子嬰降已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眾寡
見上文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圖
沛公至咸陽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
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
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
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也
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有
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閔中可都
項王見秦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
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漢書曰羽屠
咸陽其宮室焚粹曰若縱火於秋蓬貫

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

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下顧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冊子曰感市閭之叢井歎尸韓

死懷恨入於九泉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

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

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

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

貴非所望於蕭傳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

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

壽在東郡時故散官錢十餘萬會御史問事

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
在馮翊時稟儀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
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竟坐奔市吏民
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說文曰最
麻蒸也阻留切然策并即渭城賣蒸之市也
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說則
有之恐滿誤毛詩曰如有惡乎惡計以為直者說
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計以為直者說
文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
於弊邑之地又魏擊公欲殺之而愛其林周
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左遷太子太傅
知大射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
開群善湊而必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
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
日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

存威格乎天
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拚坎而累拚步毀垣以
延佇尚書周公曰惟則有若存威格乎天
國也又光武詔曰脩復西京園殿存威格乎天
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存威格乎天
并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漢書曰惠帝葬安陵諛梁傳曰公會齊侯于
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絕帶辭君帶詩
章句曰寂無聲也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
之貌也冥靜也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
郭漢書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
使人刺殺袁盎安陵訊景皇於陽丘冥信譖而
郭門外盜為浪切訊景皇於陽丘冥信譖而

矜謹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

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

善而勸惡黃雅曰詔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

善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

太子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吳太子引博局提

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

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書聞表

盜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迫諸侯削

奪其地以故反為名而吳誅錯方今計獨斬

錯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

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

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壯忠臣之口外為

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平助韻七各

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

三年可成無計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

曰嘗言無章外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皆孝

元於漢世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渭

陵也與國漢書述曰閻尹之皆據我明德帝

昭曰昭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皆毀也

子爾切何休公羊

傳注曰貶也

崇儉嚴衛思園及矣園又詔曰初陵勿置

邑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

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

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

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屬所陷章罪至大
逆死獄中殉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
也一曰勒亡長詩傳注曰勒告也怵淫嬖之
句忍勒皇統之孕育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
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官皆御幸孝成
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報
死文飲藥德墮首無髮左氏楚令尹子上日
擗月而射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
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張勇氏之姦漸
日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張開也勇氏諸王也
貽漢宗以傾覆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
日誦覆刺哀主於義域偕天爵於高安欲法
我國家
堯而承蓋永終古而不刊漢書曰哀帝葬美

父事天故論語曰天子人曰封董賢為高安侯
已見西京賦論語曰天子人曰封董賢為高安侯
辭曰長無絕兮終古節瞰棄園之孤墳悲平
文禮記曰無絕兮終古節瞰棄園之孤墳悲平

后之專絜歟厥父之篡逆蒙漢耻而不雪激
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
從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東陵又曰孝
茶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驚橫
自投火中而死合葬故曰孤墳中記曰秦
橋而旋軫歷掖邑之南垂潘岳關中記曰秦
光雍州圖曰在長安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
北二里橫門外也
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

後鬼備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
息義兵紛以交馳宗桃汗而為沼豈斯宇之

獨隳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椽

之巔以闕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

長安正南秦嶺漢武上林苑則神怒矣使人為之盛史記由余曰後鬼為之

則神怒矣使人為之盛史記由余曰後鬼為之

與禮記曰遠廟為祀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

殺其人壞其室滂其宮而滿焉由偽新之

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倭哀

以拜即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

帝伯陳王四曰元城王五曰濟北王六曰濟

新都王又曰鄧曄于匡起良南鄉莽愈夏

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除心大哭諸誦六藝

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

術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衆經散天下通一

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長曰心不則德義

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宗孝宣於樂游詔

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

殷宗周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此惟

宣矣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

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漢書太子武衛皇后生

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

悼園稱奉明園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悼后

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

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

謂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雖靡率於

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曰率循也尚書曰

觀過斯知仁矣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

汚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園曰高望堆延興

也漢書音義開襟乎消暑之館游目乎五柞

之宮曹植開居賦曰朔寒風而開襟消暑謂

曰北至而舍凍此焉消暑楚辭交渠引漕激

湍生風曹渠已乃有昆明池乎其中漢書武

穿也其池則湯湯汗汗澆澆彌漫浩如河漢

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

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湯谷夕類

震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

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淮南子曰日月於

文選卷十九

出湯谷又曰曰入震洲昔豫章之名宇披玄

流而特起賦曰神池靈沼黑水玄注豫章西京

館揭焉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儀謂

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

番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傳曰安國尚書

凡一紀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

摧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址鄭玄周禮注

包咸論語注曰十尺振鷺于飛鳧躍鴻漸毛詩

曰振鷺于飛周燕雲頡頏隨波澹淡毛詩

賦曰浮游况濫隨波澹澹林澹澹驚波凌

而凌芙蓉漢西京賦曰散似驚波上林賦曰凌

芙蓉華連爛於淶沼青蕃蔚乎翠渌草茂也夫

素切激波際伊茲池之肇穿隸水戰於荒服

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

於遠累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後福也言志在勤

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脩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隸習也左氏傳周

武極戰杜預左氏而萊疏芼實水物惟錯乃

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西都實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
曰瞻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
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實媚人曰先王
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捕殖之物各從

土凡厥察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情同整穢
收畧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舟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
第也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

傳曰效致也謂其徒觀其鼓柅迴輪洒釣投
舉所致致多少也

網垂餌出入挺義來往也郭璞方言曰今江
東人呼柅為軸舊說曰輪釣輪也謂為車以
收釣網也輪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綸綸也

亦投也挺技也文取魚也織經連白鳴浪
西京賦曰文族之所愧痛

屬響貫總弓尾掣三牽兩白織經連白網也
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後高木
也以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於

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於
者扣舟弓猶繫也音的書曰掣率也於是

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杜預左氏注
鯤二魚各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

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
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言華魴躍鱗素鱣揚
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

鬻子虛賦雍人縷切鴛刀若飛應刃落俎霍
霍霏霏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紅
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

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傳

七激曰贈其鯉鮒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

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

也毛詩傳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

入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閻沒女寬將諫饋

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

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爾乃

端策拂茵彈冠振衣注曰策杖也許慎淮南子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徘徊鄩鎬如

渴如飢心翹慙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鄩鄩

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

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

而人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琴操曰

敬而人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琴操曰

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

皆聖三聖合謀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

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

教傳

也

其

饋

之

子

乃

爾

乃

爾

乃

爾

乃

爾

乃

爾

乃

卷一

四

卷一

四

黃公頌曰未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畧聞而
 難臻其極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畧聞周禮嘉量
 銘曰允子羸鋤以信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
 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
 芮愧而訟息漢書賈誼曰商君貴禮義秦俗日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與芮二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由此觀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
 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

埴

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埴之在埴唯騷者之所為如埴曰陶家作器於埴上柱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埴以為器也埴朱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奸

埴

然切埴市力切

利不昏作勞密邇儉狃戎馬生郊

漢書曰秦

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園亂

也園或為渾尚書曰情養自安不昏作勞左

氏傳曰以魯國之密迤仇難毛詩曰儉而制

沈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漢書賈誼曰

者必割實存操刀

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

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人之升降與政

製焉猶未能操刀而使使之割

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

左

傳子夏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

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雖智弗能理明弗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
言已雖無才能然
心無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如其禮樂
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也
如其禮樂
以俟來哲
論語舟求曰知其禮樂以通情
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



律